



[英] 大卫·邵洛伊 著

张容 译

人不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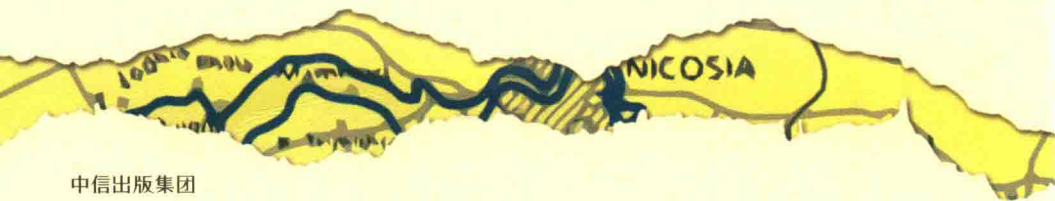


ALL THAT MAN IS

如此



DAVID SZALAY



中信出版集团

[英] 大卫·邵洛伊 著

张容 译

人不过

如此

ALL THAT MAN IS



DAVID SZALA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不过如此 / (英) 大卫·邵洛伊著; 张容译.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3 (2018.5 重印)

书名原文: All That Man Is

ISBN 978-7-5086-8543-4

I. ①人… II. ①大… ②张…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10731号

All That Man Is

Copyright © 2016 by David Szala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人不过如此

著者: [英] 大卫·邵洛伊

译者: 张容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承印者: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3.75 字数: 282千字

版次: 2018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5月第2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8-1065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 ISBN 978-7-5086-8543-4

定价: 4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在我还是青年时，人们告诉我何为男人的责任。
如今我长大成人，已竭尽全力履行这份责任¹。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²。

1 英国摇滚乐队“齐柏林飞船”1969年单曲《不论时运如何》（*Good Times Bad Times*）中的歌词。——译者注

2 美国飞鸟乐队（The Byrds）1965年单曲《变变变》（*Turn! Turn! Turn!*）中的歌词，也是《圣经·传道书》第三章中的第一句。——译者注

目 录

001 -----

第一篇

十七岁那年，我爱上了……

002 第一章

017 第二章

031 第三章

043 -----

第二篇

我裸辞去寻找诗与远方

044 第一章

056 第二章

057 第三章

065 第四章

076 第五章

085 第六章

091 第七章

097 -----

第三篇

我爱上了朋友的女朋友

098 第一章

108 第二章

123 第三章

135 第四章

145 -----

第四篇

她怀孕了，可我却不想结婚

146 第一章

161 第二章

177 第三章

184 第四章

189 -----

第五篇

放弃爱情，追随战神吧！

190 第一章

200 第二章

209 第三章

221 第四章

235 -----

第六篇

人到中年还能翻盘吗？

236 第一章

244 第二章

264 第三章

269 第四章

275 -----

第七篇

我还能更倒霉吗？

276 第一章

283 第二章

289 第三章

310 第四章

311 第五章

318 第六章

328 第七章

第八篇

一夜之间从亿万富翁到一无所有

334 第一章

336 第二章

343 第三章

364 第四章

371 第五章

第九篇

时光从不语，我已告知你

380 第一章

383 第二章

402 第三章

403 第四章

404 第五章

409 第六章

414 第七章

第一篇

十七岁那年，我爱上了¹ ……



要尽情享受人生，不然就是犯错。重要的不是做了什么，而是你活过，否则人世这一遭就白来了。我已经太老了——看明白这一点时，我无论如何也已经太老了。失去的东西就是失去了，这一点你要切记。

¹ 这是《不论时运如何》中的歌词，这里将原句中的“十六岁”改成了“十七岁”，以对应本篇故事主人公的年龄。——译者注

柏林中央火车站。

波兰来的火车都在此进站。两个英国男孩刚从克拉科夫¹来，一路舟车劳顿，形容憔悴——两人买的是欧洲火车通票²，一连在车上坐了十天，身子消瘦了些，人也显得邈邈。其中叫西蒙的年轻人眼神空洞，不知在看什么：他长相英俊，颧骨高，一副凝重的样子；明明没什么表情，却又无端显得紧张。此时正是早上七点，车站的酒馆内吵吵闹闹，烟雾缭绕。他正不以为然地听着邻桌人交谈：邻桌坐着两名男子，一个像美国人，另一个年长些的是德国人。只听德国男子笑着说：“你们战场上才死了四十万人，我们死了六百万！”

美国男子回了句话，话音淹没在四周的喧嚣中。

“苏联死了一千二百万——有六百万都是我们干掉的。”

西蒙点了支波兰产的烟卷，盯着塑封菜单上用德文印着的“煎蛋”二字。酒钱就放在桌上，等服务生来收。钱是欧元，图案精美，颇为时髦。他喜欢纸币上的字体设计，未加修饰，显得朴实无华。

“单是在列宁格勒就死了一百万人。一百万哪！”

人们喝着啤酒。

天空下起小雨，润泽了车站周遭灰暗的景致。

方才，西蒙和朋友跟服务生吵了起来：他们点了壶咖啡，想要两

1 克拉科夫：波兰城市。——译者注

2 欧洲火车通票是专供欧洲居民购买的火车通票，持票人可在欧洲多国乘坐火车通行。——译者注

个杯子，服务生却不肯给。这么一来，两人只得共用一个。眼下，西蒙的朋友正在公共电话亭，他们的手机在当地用不了。电话亭的塑料外罩几经烟熏，遮住了朋友的半个身子——他正给一个叫奥拓的人打电话。

服务生穿了件油腻腻的鲜红色马甲。西蒙心想，这人对他俩爱答不理，对别的客人倒挺殷勤。他目光如炬，牢牢注视着服务生的一举一动，看他从烟气和喧嚣间穿过，走到一个个西装革履、手拿报纸的男子身旁，好比眼前这位——那男子抬起头，迅速挤出个笑容，又趁上菜的工夫看了眼手表。

酒吧外响起了广播，一个毫无感情的声音朗读者列车进出站的信息，夹杂着呼啸的风声。这声音时断时续，像不断开合的水龙头。

西蒙已习惯了那断续又无章的调子。

广播声与回声交织在一起。

这断续无章的调子仿佛延长了他的疲惫感，内化为他的一部分，成为一种主观感受。

服务生给穿西装的客人结结实地鞠了一躬。

车站上人流涌动。放眼望去，到处都是人。乘客在站台上不断移动，像股浊流。

他脑海中又浮现出那个问题：

我为什么要来这里？

他看见朋友费迪南挂了电话。

这些天来，他们一直在给奥拓打电话。奥拓是个德国男孩，几周前跟费迪南在伦敦相识。当时，他许诺要是费迪南来柏林，自己愿尽地主之谊。现在想来，那多半只是酒后胡言，奥拓自己大概也没想到费迪南真的会来。

费迪南苦着脸回到桌旁。

“还是没人接。”他说。

西蒙只是抽烟，什么也没说。暗地里，他盼着电话一直打不通才好——他才不想跟奥拓扯上什么关系。他在伦敦没见过这个奥拓；不过，光是听费迪南对奥拓的描述，他就不喜欢这个人。

他问：“咱们接下来干点什么？”

“不知道。”费迪南答道。他的脸就像被人踢了一脚似的，脸色苍白，顶着两个大大的黑眼圈，脖子上还起了些疹子，嘴边也有一颗。

“干脆去他的公寓吧？”他有奥拓家的地址。四月份，也就是他们还在伦敦的时候，费迪南跟奥拓在脸上大致规划了一下德国之行。那时，奥拓还盼着他们来呢。

两人坐了两站城市轻轨，找了好久才到奥拓家。出乎意料的是，这公寓在一条肮脏的小巷子里，四下只有一位身着绿色制服的警察被阴暗的光线笼罩着，正站在楼梯拐角处的平台上。再往上走半层就是奥拓的家门了。

怎么会有警察？

难道奥拓遇害了？

两人犹豫着不敢上前。

“你们好。”警察用德语打了个招呼。从他的声调判断，显然并没有什么凶案发生。

他们说是要来找奥拓的。很明显，警察知道奥拓是谁。他告诉他们奥拓不在，家里也没别人。

西蒙和费迪南只好等在外面。

一个多钟头过去了。这期间，费迪南去了几次街上的公共电话亭，试图通过可能知情的人联系上奥拓。西蒙则来到公寓一楼空旷的大厅，在铺着瓷砖的地上坐了下来。他拉开背包侧边的口袋，掏出一本翻旧的企鹅经典系列读物——《使节》¹，打算读上几章。翻开书本，几行

¹ 《使节》：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于1903年创作的长篇小说。——译者注

字映入他疲惫的双眼：

要尽情享受人生，不然就是犯错。重要的不是做了什么，而是你活过，否则人世这一遭就白来了。我已经太老了——看明白这一点时，我无论如何也已经太老了。失去的东西就是失去了，这一点你要切记。人们总有种幻想，以为自己是自由的；可别像我似的，到老了却没有这“自由”的回忆。年轻时，说不好是太蠢还是太精，总之我从没体验过这种“自由”；如今，我倒要改正年轻时犯下的错啦。想做什么就放手去做吧，只要别像我这样就好。我真是大错特错。享受人生吧！享受！

西蒙从装书的口袋里掏出支笔，在这段话旁画了条竖线，又在线外的空白处写了两个字——“主题”。

费迪南走了回来。街上正下着雨，淋了他一身。

“怎么办呢？”他问。

他们又坐上城市轻轨。

雨停了。西蒙和费迪南望着车窗外，看到了一段满是涂鸦的柏林墙遗址，颇具迷幻艺术风格¹。他们还太年轻，并不记得那段陈年往事。昔日的高墙已被夷为平地，阳光闪耀在空旷的大地上，处处晴好。阳光穿过车窗和肮脏的窗帘，直射进来。西蒙眯起眼睛。

我为什么要来这里？

我为什么要来这里？

轻轨从道岔上轧过。

我为什么——

1 迷幻艺术风格的作品通常画面高度扭曲，能令观众产生超现实的体验，且大多颜色鲜艳。——译者注

轻轨放慢速度。

——要来这里？

轻轨减速驶入露天的华沙大街站。站台上刮着风，四周都是荒原。荒原。

四月是……¹

西蒙和费迪南都仰慕艾略特，爱他那如旋律般悠扬的悲观文字。他们也敬畏乔伊斯²，盼着像他那样成为里程碑式的人物。正是因为欣赏这些文豪的作品，他们才结为好友。两人亦醉心于莎士比亚的悲剧和加缪³的《异乡人》，将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的困境想作自己的——好比眼下，他们正在“等待奥拓”⁴。

放眼华沙大街站，一列火车从茁壮的野草间驶过，春雨无情地鞭打着广告牌脱落的外皮。此处，虽不见天桥上的车辆往来，却听得见它们喧闹的声音。

到了克罗伊茨贝格⁵，两人已筋疲力尽，便找了个地方坐下吃午餐。

克罗伊茨贝格简直令人失望——这儿本该是潮流中心，是个不落俗套的地方。费迪南尤其失望。西蒙正往自己形状优美的嘴中塞着食物，他从没指望这里能有什么不一样。他对这地方不感兴趣，倒觉得费迪南挺幼稚，竟以为能在这里找到什么乐子——当然了，这话他并

1 此句出自英国诗人艾略特的长诗《荒原》。原句为：“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译者注

2 詹姆斯·乔伊斯：爱尔兰作家、诗人，代表作有《尤利西斯》《芬尼根的守灵夜》。——译者注

3 阿尔贝·加缪：法国小说家，哲学家，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下文提到的《异乡人》是他创作的小说。——译者注

4 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是爱尔兰作家塞缪尔·贝克特创作的戏剧《等待戈多》中的人物。——译者注

5 克罗伊茨贝格：德国首都柏林的一个区。——译者注

没有说出口。

两人边吃边聊，直说柏林的东西要比波兰贵得多（他们去过华沙、克拉科夫和奥斯维辛）。不过，话又说回来，柏林的东西质量好，价钱也理应高一些。比如此地的吃食就不错，两人狼吞虎咽。

不知怎么，他们聊起了学校的人来。今年两人即将高中毕业，夏天就要参加大学入学考试。他们都盼着秋天能在牛津读书。（正因如此，西蒙才强打精神苦读亨利·詹姆斯的作品，好找到一些与“国际主题”¹相关的材料。）

他们聊起了形形色色的人来，多是嘲笑别人的蠢相。这时，费迪南提到了卡伦·菲尔丁。

费迪南不过随口一提，就当讲了件稀松平常之事。他哪里知道，这位卡伦·菲尔丁常常出现在西蒙的梦里。梦中，西蒙或是与她交谈、对望，或是短暂地触碰了她的手——每每这时，他便从梦中醒来，而那女孩的手仿佛还停留在他的指尖上，似真似幻的触感为他带来片刻的极致欢愉。西蒙将梦里的点滴都虔诚地写进日记，大费笔墨地解析梦的含义和本质。

然而，在现实中，卡伦与西蒙鲜少交谈，也全然不知他心中的绮念——西蒙常在食堂痴望她端着托盘的情影，抑或是她打完曲棍球后满身泥泞归来的疲态；这些卡伦从未注意。事实上，西蒙对卡伦的了解也仅限于知道她家住在迪德科特²——就这，还是他无意中听她对别人讲的。打那时起，“迪德科特”在他心中就有了非同凡响的意义，仿佛成了个秘密的承诺。就像“卡伦”这个名字一样，“迪德科特”四个字似乎也蕴含着强烈的情感，令他不敢下笔书写。不过，在华沙

1 “国际主题小说”是亨利·詹姆斯的独创。这类小说主要描写美国人在欧洲的经历，展现美国和欧洲在文化、风俗等方面的矛盾冲突，并试图提出解决方法。——译者注

2 迪德科特：英国牛津郡下属的一个镇。——译者注

某家青年旅社过夜时，趁着费迪南洗澡的工夫，西蒙写下了令他心跳加速的一行字：

就算游历了整个欧洲大陆又如何？天地之间，我心之所向也只是英国郊区那普普通通的——

他笔下一顿。

接着，他补上了那个词：

迪德科特。

比起这个地名，她的名字更令他情炽。他还不曾有勇气将之呈于纸上。眼下，听到费迪南提起卡伦，西蒙也只是点点头，给咖啡加了点糖。他渴望多谈些与她相关的事。

他无比希望将整个下午都用来谈论她，就算只听着她的名字被一次次大声念出，也会觉得满足。卡伦·菲尔丁，对他来说，这五个字仿佛蕴含着生命的全部意义。不过，他并未表明心迹，而是再次抱怨起了旅途中的种种不顺，声称旅行绝不可能令人称心如意。

费迪南垂下眼帘，一边搅动咖啡，一边听西蒙气急败坏地滔滔不绝。

“游客想要的是什麼？欣赏风景？体察生活？生活处处都是，你根本用不着大费周章地走遍欧洲……”

我心之所向也只是——

费迪南不再听西蒙说话，连样子都懒得装。他在一张明信片上写起字来，明信片背面印着克拉科夫教堂凹凸不平的黑色外墙。他打算

把这张明信片寄回英国，寄给一个女孩子——在英国时，他俩就眉来眼去的，有时他还真挺喜欢她。他想，怎么着也别轻易放手。写到“我们两个都开始长胡子了”时，他笑了起来，抚摸着坚硬的下巴上的胡楂儿——这话听上去颇有些男子气概，又显得风趣。写完后，为征求西蒙的意见，他大声朗读了一遍。（作为回应，西蒙苍白地笑了笑。）接着，他起身去了洗手间。

费迪南离开了好一会儿。餐馆里洒满阳光。西蒙坐着，望着他烟头上袅袅升起的烟雾。

许是因为累了，他有点想哭。

我为什么要来这里？

寂寞恰似冷风，在他心中无边无际地蔓延开来。经历了十天的旅程后，他发现费迪南总是令他烦心。刚才，费迪南读着明信片，向他展示用绿墨水匆匆画就的蓄胡男人，他勉强挤出了一个笑容；在车站存包时，费迪南喷香水的模样也令他印象深刻：他肆无忌惮地掀起T恤，大喷特喷，把那撮胸毛完全暴露出来……那一刻，西蒙简直……这就是与他同行的伙伴。此刻，寂寞像冷风般无边无际，将他淹没。

他望着烟头上袅袅升起的烟雾。

餐馆里洒满阳光。

晚上，两人又来到了奥拓的公寓，碰到了奥拓的姐姐和两个穿皮衣的男人：叫鲁兹的男人个头不高，脸上几乎打满了洞；叫威利的那个则高大得多，长着海象般两端下垂的胡子。这位姐姐不认得他们，两人将来龙去脉解释了一番后，她便招呼他们不必拘束，在这儿等着就行——奥拓早晚得回来。她说她跟两个朋友正要离开。

三人走后，西蒙和费迪南自然不再拘束。这公寓出人意料地大，他们四下走动，便有些放肆起来，先是喝了些看上去很昂贵的威士忌，